

论中国文学的妇女自传小说的评价研究
دراسة نقدية في أدب السيرة الذاتية النسائية في الأدب الصيني المعاصر

A Critical Study of Women's Autobiographi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داليا رمضان محمود طنطاوي

ملخص البحث

يتناول البحث السيرة الذاتية النسائية في الأدب الصيني من الأربعينيات وحتى التسعينيات ويستعرض البحث مفهوم السيرة الذاتية وخاصة السيرة الذاتية النسائية في الأدب الصيني وفيه تتناول الباحثة التطور الذي سارت عليه السيرة النسائية وتحديد وضعها الراهن وتحديد المتغيرات الحضارية التي شهدتها السيرة النسائية في القرن العشرين وما عكسته تلك المتغيرات علي تطور فن السيرة الذاتية النسائية وسماتها الفنية . ذلك بدراسة لنماذج مختارة لبعض السير النسائية . لقد وقع اختيار الباحثة علي بعض النصوص لكاتبات شهيرات اعترفن بأن هذه السير هي نصوص لسيرهن الذاتية ، بالاضافة إلي اجماع النقاد علي ذلك . كما تنطبق عليها إلي حد كبير السمات الأدبية للسيرة الذاتية . بحيث تمثل النماذج المختارة هذا الفن الأدبي عبر عصور ادبية وطبقات اجتماعية مختلفة . فقد تناولت الكاتبات موضوعات متنوعة غطت الهموم التي شغلت المرأة في حياتها . والتطبيق علي أعمال للكاتبات تشانغ أي لينغ و شياو خونغ و تشي تسي جيان .

كلمات مفتاحية : السيرة الذاتية النسائية ، تطورها ، تشانغ أي لينغ ، شياو خونغ ، تشي تسي جيانغ

Research abstract

This Research deals with the gender of women's autobiography i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1940s to the 1990s. It reviews the concept of the autobiography, especially women's autobiography in Chinese literature, in which the reasons for the relative absence

of such genre in Chinese literature are outlined. The research then addresses the development which the genre of women's autobiographies underwent as well as determining its current status and the cultural changes it witnesse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how these changes reflect on its development and its artistic features. This is done through studying some selected examples of women's autobiographies. The researcher's choice fell on some texts by famous women writers who admitted that these biographies are actually their autobiographies the women writers cover a variety of topics that address the concerns of women in their lives.

keywords: Women's Autobiographies ,development Zhang Ai Ling Xiao hong Qi Zi jian

论中国文学的妇女自传小说的评价研究

摘要:本论研究中国文学从 40 年代到 90 年代的妇女自传小说。本人已经选择一些女作家的创作，她们一定承认这些作品算是她们自己的自传。这些作品具有自传的艺术特征。这些作品是代表不同的文学时代的妇女自传。本论文研究自传体小说的定义，特别中国文学的妇女自传，然后本人介绍三个妇女作家（张爱玲，萧红，迟子建）的自传体小说。

关键词：女作家，自传小说，萧红，迟子建

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新小说创作，在社会变革中女性作家愿望通过创作写自我身心体验，采用自身经历的现身说法 用自传体文本来承载她们解放自我的宣言。

冰心以爱的宣言开启二十世纪中国女性自干专体小说创作，其后近三十年中，女作家们通过自传体文本发起批判和攻击妇女的事情同时反对他们自己的地位。五、六十年代，女性自传体小说创作逐渐融入主流文学话语中，直至文革期间已经消失了。新时期恢复的自传体创作的“人”话语，表达着自己的真正平等的愿望。九十年代，自传体走向“个人化”，并在世纪末逐步走向倾诉身体欲望的“私人化”。

这种写作现象的产生与发展，又有时代原因、历史原因，还有创作主体本身的原因；它还与女性性别的觉醒和女权话语运动有关。女性自传体小说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可是不可能避免地产生了一些问题。似乎为二十世纪女性自传体小说创作画上了一个不圆满的句号。女性自传体小说创作将寻求新的出路，描写真正的女性文化面积。

自传体小说是把自传和小说结合起来。它既有自传的真实与小说的虚构。如果说自传是叙事者为了把自己一生的道路像展示地图那样展示在世界面前，那么在自传体小说中作者并不保证讲自己的故事，倒像是由好奇的读者为知道叙事者的真实经历的细节。所以 自传体小说并不是想要向世人说明自己，而是想象自己，它是一种“想象自我”的自传，而非“现实自我”的自传。

与自传相比，自传体小说似乎只是一些谎言，但是，正如加缪（法国作家 1913-1960 年）所说，“如果我的故事能够说明我过去是什么样的人，我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它们是真是假又有什么要紧？有时人们看说假话的人比看说真话的人更能看得清楚。真实像光线一样令人炫目。相反，谎言是一种美丽的黄昏，它使每个物体现出原形。”¹

本论文研究自传体小说的定义，由来，兴起与发展过程，本人提供了中国女作家自传体小说的发展在四个阶段：第一代女作家 写一本表示自身的小说，第二代女作家：背负时代的重负，写自己的同时也在写历史，第三代女作家：以我为主，由“公”转“私”。第四代作家：实录式写作——除了名字，与日记区别不大。本人通过讨论研究一些女性作家和她们的自传体小说，反映了每个时代的创作的主要主题，并展示写作的特点。

一，自传体小说的定义：

自传体小说是传记体小说的一种，是从主人公自述生平经历和事迹角度写成的一种传记体小说。这种小说是在作者亲身经历的真人真事的基础上，运用小说的艺术写法和表达技巧经过虚构、想象、加工而成。自传是一个真实的人以其自

身的生活为写的文本。小说通常是通过虚构一个或一些人物的生活写的文本。而自传体小说是自传和小说结合，兼有自传的真实和小说的虚构两种特性。

自传这一传统的文学样式就被小说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产生了一种新的小说形式——自传体小说。顾名思义，每一个自传体小说就是作者从自己的生活经历、思想情感体验搜集小说的素材并写小说创作。对于自传体写作现象，先要把它与自传写作区分开。自传是纪实的，完全书写个人真实的生活经历，不带有虚构性，而自传体小说是带有作家自传，也不可能排除虚构的文学创作。

自传体小说中，作家记录自我的各种各样的生活成分，为取得自己创作的要求。除小说形式外，还可以表现为诗歌、散文等其他文学形式。自传体小说与自传写作也有相同的地方，即作家在书写自我时，并不单纯只是书写自身生活经验，更重要的是还包括书写自身独特的心灵体验，即使作品内容上不只有表示作家自身的生活经历，但作品展示了作家在一定时期的真实的思想情感历程。所以根据叙述内容的重点不同，自传体小说可分为心灵自传体和经历自传体，在二十世纪中国女性自传体小说创作中，这两种自传体都有各自的代表作家，前者如冰心、张洁等，后者如庐隐、萧红等。

自传体小说这副“面具”能给小说家以个人方式反映自我生活的权利，表达私人生活的便利。由于时代、历史以及作主体本身的原因，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作家可利用了这种写作方式，很多的女作家在小说创作中脱离传统叙事，而把自我体验作为创作题材，在其小说中很容易就能发掘到她们的现实生活痕迹。作为一种比较普遍的写作方式，女性小说中女作家书写自身的那一部分，二十世纪中国女性的自传体小说，与非自传性的小说一起共同形成了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小说创作。

二，自传体小说的由来：

自传体小说本是小说的一种，这种小说因其主人公与作者之间存在隐秘而又命运攸关的关联而具有自传性特征，从

而自成一派。这种隐秘的关联使自传体小说变得神秘：作者一边在讲着自己的故事，一边又在小说中说“这并不是我”。比如缪塞（A. Musset, 1810-1857）的自传体小说《一个世纪儿的忏悔》（1836年）在世人眼中描写的是现实中他与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的爱情纠葛，但作者在书中第一句话便这样声明：“为了写自己的生活史，首先得经历过才行，所以我现在写的并不是我的生活史。”²

三、中国自传体小说的发展：

中国的小说发生比较晚，但传统的自传却发生较早，所以，在中国，自传体小说的兴起与发展与西方尤其是欧洲的历史不甚相同。

从遥远的过去以来中国女性写作的历史开始，但全的古典文学时代从来没有专门对女性文学的介绍，女性写作总是归于男性写作。她们使用男性话语，从父权制和男性主义的写作视角提示创作。今天能从文学史上读到的大多数的女作家的创作是宫墙、闺阁、庭院等范围内的个人情感，体现了整个封建社会父权制为女性所规定的写作题材。她们的创作在当时作为男性话语的特点和男性情感的存在。女性文学的创作至“五四”前得到根本改变。虽然时代已进入新的阶段，但女性文学的创作状况仍然有一些缺点。最为明显的就是小说的主要内容是男性作家的专属创作领域，对女作家们来说，用小说来表达自己的切身体验是无从谈起的。自晚清，国外小说开始进入中国，小说以它新的文体和独特有的形式吸引了大批中国读者，并成功了以梁启超（（1873-1929）很有名的报人）为代表的一批理论家的大加赞赏和推崇。许多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的男性学者开始让小说这一文学新领域，除了参与了翻译工作，还自我写创作，如武侠小说、公案小说、黑幕小说等。遗憾的是，由于时代造成了女性作家眼界的局限，致使读者在晚清小说运动中，看不到她们的身影，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们仍然坚持使用旧体诗词表现个人情感。因而，

从二一世纪初到“五四”前这段时期几乎没有女性作家的任何小说创作活动,更谈不上女性的自传体小说写作。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封建浪潮中,中国出现了第一批接受现代文明的新女性。她们在一系列现代理性观念的影响下,开始写了女性小说创作。她们第一次能超过封建时代,用自己的创作表达了中国知识女性觉醒后对人生的思考。1918年10月陈衡哲在《新青年》第5期上发表的白话小说《老夫妻》,这一历史性事件就是二十世纪女性新小说创作的起点。此后新时代的女性作家群出现在文坛上,她们不再书写那些只对家和家庭的感情之作,但是努力把视角转向社会,在时代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她们的作品无论是主题思想,还是语言模式;无论在表层上,还是在深层上,都带有一种深刻的试图个性化的痕迹。由于这种自主和开放的创作,她们的创作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五四”女作家一般都曾深受父权、夫权的压迫,她们从长期被压迫、她们从迫害的境地中冲出来,表达“自我”,反对封建礼教的罪恶。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作家表现自我的欲望,但这一时期的女性创作都普遍缺乏一种自觉的文体选择。在当时,文坛表现社会问题、家庭问题的题材已十分流行,因此女作家所面临的是用什么样的文体、从什么角度来表现问题。刚刚结束“边缘”处境并登上历史舞台的女作家们开始使用的最直接的取材方式,就是从身边事实中取材,从自身局部经历中立意。同时,女性作家们在生活中的共同经历决定了她们的创作渴望揭露自身的苦难,用现身说法式的自传体文本来承载解放自我的宣言。

自叙说实则来自胡适的考证,胡适曾发表《〈红楼梦〉考证》(1921年),认为《红楼梦》是记载“江宁织造”曹家“坐吃山空”、“树倒猢猻散”的真事。³但学界对此尚有争议。

在《红楼梦》稍后,另有一部清代小说《浮生六记》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长篇自传体小说。

《浮生六记》作者沈复,字三白,号梅逸,长洲(今苏州)

人，生于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沈复生活的时代，正是大清王朝由康乾盛世走向衰败之时，但在一些进步文人当中，“人”的意识和个性意识也在潜滋暗长，此时的文学作品开始表现出批判封建礼教、表现现实、追求个性等具有近现代色彩的思想艺术特征。沈复的《浮生六记》就是其中代表之作。

庐隐（1898-1934）的《海滨故人》、凌叔华（1900-1990）的《古调》是当时有影响的自传体小说。郭沫若（1892-1978）在早期也曾创作不少具有浪漫诗人气质的自传体小说：《漂流三部曲》、《我的童年》、《创造十年》，但后来作为历史学家的郭沫若转向了具有历史价值的传记创作。郭沫若的转向与当时出现的有关传记是否可以艺术化表达的争执相关。在参与争执的人群中，史学家站在传记的真实一边，而文学家站在传记的艺术化一边。郁达夫和沈从文就强调传记的文学性、艺术性。他们认为传记文学可以使用小说的笔法，包括细节描写、心理分析、人物对话、想象和虚构等。

此后，中国出现了不少优秀的自传体小说，比如老舍（1899-1966）的最后一部著作《正红旗下》（1960-1966年）、林语堂（1895-1976）回忆幼时故里的小伙伴的小说《赖柏英》（1963年）、高玉宝（1927-）的同名自传体小说《高玉宝》、萧红（1911-1942）回忆寂寞童年的小说《呼兰河传》（1941年），以及张爱玲（1921-1995）生前拒绝发表的小说《小团圆》（1970年）。

女性与自传体小说似有某种天然的关联。在现当代文学史中，自传体小说的创作以女作家居多。有影响的自传体小说如林海音（1918-2001）的《城南旧事》（1960年）、（1976年）、虹影（1962-）的《饥饿的女儿》（1997年）、林白（1958-）的《一个人的战争》（1996年），以及卫慧的《上海宝贝》（1999年），等等。这些自传体小说也是作者本人的成名作。

《窗外》是琼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她第一部引起轰动的小説，据琼瑶回忆：

“在写《窗外》以前，我尝试过很多长篇的题材，写了《烟雨蒙蒙》的第一章，写不出第二章。也写了许多其他的第一章，就是写不出第二章。总觉得心头热烘烘的，有件心愿未了。最后，我决心写《窗外》，那是我自己的故事，是我的初恋，这件恋爱始终撼动我心，让我低徊不已。我终于醒悟，我的第一部长篇，一定要写我最熟悉的故事，我最熟悉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⁴

卫慧在《上海宝贝》的“后记”中也有类似的表白：

“这是一本可以说是半自传体的书，在字里行间我总想把自己隐藏得好一点，更好一点，可我发觉那很困难，我无法背叛我简单真实的生活哲学，无法掩饰那种从脚底升起的战栗、疼痛和激情，尽管很多时候我总在很被动地接受命运赋予我的一切，我是那么宿命那么矛盾那么不可理喻的一个年轻女人。……所以我写出我想表达的意思，不想设防。”⁵

本人以为中国女作家通过自传体小说展露情感、记录历史是有着漫长的传统的。从早已位列现代文学经典作家之林的萧红、张爱玲，到 21 世纪凭“身体写作”红极一时的卫慧、棉棉。从中可以分明地看出女作家自传体小说的发展。

四，中国女作家自传体小说的发展在四个阶段中：

四-I 第一代女作家：写一本表示自身的小说：

民国女作家堪称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女性，其中张爱玲、萧红、苏青、韩音这几位知名民国女作家的文采风流，她们的创作主题很丰富，对描写自身爱情很感兴趣。

本人认为这代女作家普遍都读很多诗书，有艺术修养和文学功能，她们的创作艺术风采提高极了，即使写的都是身边的日常小事，故事也展示几个男人的爱恨纠葛，然而其文学性之高，是后世的女作家可不企及的。

本人看《小团圆》是张爱玲最为神秘的作品，从 1970 年代开始创作至去世前一直未能完成，《小团圆》可以看作是张爱玲本人自传性的小说，她用文学的手法叙述了自己的人

生经历。这本书感觉主线有两条，一是九莉与母亲的隔阂，二是九莉与之雍的爱情故事。读完正文再回头看宋以朗写的序，才恍然明白小团圆是讽刺之雍想往的齐人之美。其实无论母女还是情人终究还是不团圆，连小小的团聚念头都不会有，很悲惨的结局。

书中各式各样描绘了九莉家族的几乎全部主要成员的身世背景，令人不由自主想起红楼梦。同属落魄家族的成员，同样描写的是乱世人生，很难区分小说与现实。但不对照张爱玲本人的成长经历，就很难理解小说中很多情节。比方说母女过马路居然连牵手都会觉得陌生和嫌弃。九莉后来成名后急迫地用二两金条了结了与母亲的养育之恩。可细数九莉从小失去母爱，对母爱的怯怯渴望一次次被击碎，读到这些地方，难免红了眼眶，也理解了不可一世的冷漠无情是从何而来。

这是一本挑战主流价值观的书，她没有教人如何去爱，而是告诉人们为什么会恨。原生家庭带给孩子的痛苦，很难恢复，有人说成年后的人生要自己去克服这些心理阴影，有时候是强人所难。

女性自传体小说走到丁玲那里，就题材而言，只有极少数创作写到女性反映社会的活动，多数作品还局限在家庭和婚恋题材。在这一背景下，萧红自传体小说的出现开始了新的写作空间。林丹娅（女文学博士）在《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中这样评论萧红的文本创作：

"她与拯救她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哥哥”萧军结合并非理想，在与萧军一起生活的儿年中，她三次出走，而最后一次，她终于离开了他。离开萧军对萧红的人生意义竟然会有如此重大：她离开了他就意味着、就等于着离开革命阵营。与丁玲在胡也频牺牲后选择北上延安相反，萧红选择了南下并最后辗转香港葬身于此，而萧军则无疑是这个选择的始作俑者（另一个男性作俑者在萧红生命中的出现，使萧红重复了“哥哥救妹妹”的模式）。处于这种靠拢萧军即靠拢革命的主流文化的情景，萧红与萧军的离离合合，便造成了萧红文本的一种既

奇怪又自然的现象：她时而处于文化主流中讲述主流“大我”话语，时而处于主流边缘讲述女性“小我”话语。最后，她终于因为“哥哥”们的无情无义，是她离开了他们，也是他们遗弃了她，她辗转流落到时代的文化的（抑或还有阶级的民族的）边缘去了，是那么孤独、寂寥、凄冷地死去了。”

本人研究讨论他的作品时，看见事实上在萧红的生活年代，她的作品从主题的社会现实性追求到指导创作的理论思想，都受到当时时代风俗习惯的影响。作为觉悟的女性，萧红自然地站到了时代先进的地位上，这造成了萧红作品内涵的超前性和浓重的现实感，当然也发生作品表达的不够成熟的缺点。而在这两种创作模式中，从自己的经历和体验出发的充分的个人化，构成萧红创作最主要的特点。

但萧红却是一位非常重视把个人体验与直感向着作品投入的作家。从宽泛的意义上说，从《生死场》开始到《后花园》，均在她那大幅度展开的社会画卷之中看到了萧红自身生活的影子。

本人以介绍萧红的自身生活为展示说明自身生活怎么影响她的创作。萧红生于一个重男轻女的小地主家庭，她的出生没受到家人的欢迎。紧接着幼年的丧母让她在家庭中又有孤独感，十七岁时父亲被强迫接受一桩包办婚姻。于是，萧红像“五四”以来许多反抗父权的现代知识女性一样踏上了逃亡之路。虽然她离开了父亲的家门，却逃不出父权社会的巨大魔掌制度。’在流浪的生活中，这个女子先后被几个男人欺骗和抛弃。这样的生活已改变了萧红的生活道路。尽管萧军并没给她带来幸福的婚姻，但让她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她用回忆的手法叙述自己年幼时的所见所闻，以极其开阔的视野关注中国北方农村社会“愚夫愚妇的悲欢喜恼”以及“蓝空下的血迹模糊的大地和流在那模糊的血土上的铁一样重的战斗意志”。萧红的风格魅力曾被鲁迅敏锐地觉察到：

“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生死场·序言》）。⁶

萧红的长处在于她的亲身经历和痛苦的体验使她深入了解中国女性的苦难。因此，她对女性命运体察，而又有一种大的概括力。她笔下的很多女性人物命运都融进了她对自己身世的体察，绵密细腻的描述中，时时透出某种凄婉的情绪，但又被明澈的觉悟推进到一个大的背景中，构成有着历史深度的宏伟气势。萧红对于女性命运的总体思考是那个时代朦胧气息中的一道亮光。她从许多小人物特别是女性的受压抑中，看到那里组藏着反抗；她能够在坚定的对于旧势力的反抗中，抹上产生于感同身受的体验所透出的那种温柔委婉；这就是萧红的女性光芒对于“非女性”的笼罩和折射。

萧红的人生经历太有戏剧性，在年仅 31 岁的一生中，至少先后跟五个人有过情感纠葛。这类经历在当时无疑是反对传统风俗习惯的，这也成了萧红自传里的素材。这些在电影《萧红》和《黄金时代》里都有表现。

萧红的一部作品《呼兰河传》，是她在香港期间根据自己的童年回忆写而成。它有独特艺术形式：虽然写了人物，但没有主角；虽也叙述故事，却没有主轴；全书七章虽可各自独立却显现一整体。描述了作者童年故事。作家以她的回忆技巧、散文风格、浑重而又轻盈的文笔，造就了她“回忆式”的巅峰之作。而对萧红感情记录最清晰的一部作品当属《商市街》。在电影《黄金时代》中，记录了萧红写作此书的过程。这部作品的每一个章节几乎都记录了萧红、萧军相处过程中的一个瞬间，串联起来就是他们生活的全貌：“雪天、他去追求职业、饿、搬家、他的上唇挂霜了、十元钞票”。难能可贵的是，她把这些生活琐事写得颇有美感，几十年过去，可能人们对他们当时的生活并不感兴趣，可为了阅读优美的文字，也会去读这些作品。这也是民国女作家自传性小说能够流传至今的主要原因。

四， 11 第二代女作家：写自己的同时也在写历史

第二代女作家出生于新中国建立前后，于 70、80 年代初显露优异的才能。这一代女作家自传体小说的发展，主要可见于张洁、张辛欣和王安忆等人的代表作中。

她们的创作一方面容纳着宏观的历史和时代视角，另一方面表现着鲜明的女性成长关怀，她们多用丰富细腻的叙事话语，在现实与虚构的平衡中解构着爱情和婚姻的二重世界。

作家张洁曾在童年时期留下了被父亲抛弃的心理阴影，经历了文革的浩劫，张洁依旧以第一人称执着地呼唤着《爱是不能忘记的》中“柏拉图式”的爱情，此书采用第三人称代替了母亲的自我告白是张洁叙写含蓄之“爱”的典型体现。经历过早期理想之“爱”的无情打击，失恋后更产生了对“爱”的绝望，长篇小说《无字》应运而生。与其说张洁在书中书写“爱”不如说正是书写她漫长的人生情感记忆。

王安忆的自传式小说多站在“写作者的历史”角度，她在“三恋”中对于主人公不同阶段的爱情心路展现，反映出她以女性的眼光和思想去感受“纪实”和论证“虚构”。王安忆与丈夫李章携手走过近三十年的风雨，她的创作凸显着对于婚姻极大重视，并且将最终的情感和幸福归于家庭。

在编选其母茹志鹃的非虚构性自传体长篇小说《她从那条路上来》之时，王安忆采用实地寻访、资料采集等方式还原母亲茹志鹃的真实生活，同时特邀施大畏先生为小说作插图，以强调小说的非纪实性。在历史真实与虚构的小说审美艺术中，传承母亲的“未竟之路”。

女作家张辛欣的一生有着务农、当兵、干部、旅居国外的复杂背景，“文革”的动乱和与丈夫分离的婚姻危机都在她的作品中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她的作品熔铸了大量的个人化、独特的鲜活经历，如在第一人称的视角下完成的自传小说《我》，将中国大历史线索与个人遭际融于一身，在一代人的青春成长中承载着其亲身经历的厚重历史变迁，经历复杂人生起伏的她在书中用坦诚的态度直面真实的自我和灵魂的存在处境，以“我”的命名表达对个体存在的关注。

四，111 第三代女作家：把私人生活变成公共生活。

本人研究第三代女作家时，发现了第三代自传体女性作家以迟子建、虹影、徐坤为代表。她们大部分出生于“文革”

前后，童年经历比较与饥饿、各种运动有联系。这种经历对她们的作品有深刻的影响。

从这一代女作家开始，女性自传体小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她们的创作不再有历史的重负，而更关注自身的感受。如果说之前的同类作品更像小说，那么这一代以及之后的这类作品，则更像是自传。

迟子建的丈夫黄世君因车祸英年早逝。迟子建遭遇人生重创，但她没有在痛苦中沉沦，而是把深厚的感情进入了新写作阶段，她在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里反映了她自己的人生经历。迟子建本人就是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原型。这个小说里是一条线索连着三个故事，也即三个死亡事件。第一个故事其实就是迟子建的故事，女主角丈夫的意外死亡是线索的开头。

迟子建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写出了一些追忆童年故事的作品。她前期的小说都是源于少年的生活，整体风格是清新的，内涵着作家独特的精神追求，如《北极村童话》、《左面是篱笆右边是玫瑰》、等。这其中尤以《北极村童话》为典型。

《北极村童话》是童年生活的片段和个人化的感触，是实不具有典型性。这部小说代表了作家对世界的独特看法。

《原始风景》以追忆的形式，书写了自己童年在北极村所经历的很多人事。所以迟子建采用人性的方式去触及她笔下的女性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因为带来人性的风格，就有了时代和历史的共性。迟子建用追忆之笔塑造了一系列女性形象，并从人性的角度去仔细地看她们。在作家看来这些女性都是善良美好、勇敢乐观的，像“我”的姥姥、邻居老奶奶、“我”的小姨等人身上都散发着人性的美好之光。

迟子建的这些小说都打上温情脉脉的烙印，也显示出作家对温暖的情感的热爱与钟情。

本人以为女性作家的自传体小说并不意味着试图逃避历史，或者躲到历史背后，而让自己的作品不再与历史发生联

系。女作家们通过自传性写作在拆解历史的同时，也形成了自身对历史的另一种叙事。

四、111 第四代作家：创作跟作家日记一样差不多。

如果说《私人生活》、《一个人的战争》等女性自传体作小说中流露出的过多的自我能把个人主观的一切力图表现为洋溢着生命和激情的东西，这样九十年代一些女作家的自传体小说已经完全失去了生命的内涵，变成自我展示的方式。写作上的极度自恋成为自我矫情的虚饰，她们的小说沦为自我展露，包含着缺乏生命力的痛苦。二十世纪末，出现一群“70年代”的女作家，以卫慧、棉棉为代表。

《上海宝贝》是“一部半自传体小说”的字样(这首先就是对读者接受心理的指导)，卫慧作者更是借各种媒体、反映她的小说涉及她另类生活，是她发生在上海秘密花园里的私性生活经历。“70年代”的女作家们在作品中展示自己的另类生活：吸毒、花样翻新的性交体验、同性恋，音乐、疯狂的 DICS0、社会关系、美元等。她们发出“越堕落越快乐，越疲惫越美丽”的感叹，毫不掩饰自己对感官世界享乐的迷恋，并对能带来肉体快感的身体产生无比崇拜的情结。她们的自传性写作已完全走入“肉体专制”的误区中。当女人被还原为欲望一切社会、道德时，也就另一种形式的人性的贫乏。

本人认为 尽管自传体小说里的人物并不完全等同于作家本人 但透过小说的人物刻画、情节处理、叙事角度，“70年代”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所隐藏着的极度自恋倾向。《上海宝贝》的女主人公倪可美貌、青春、有才华、会享受、拥有中西两个不同的情人，这一切都让倪可得意洋洋。女主人公的自我陶醉，暴露出极端自恋式的写作：创作主体完全沉迷于自我展露、自我宣泄，以一种炫耀的姿态将小说当做自我展示厅。这一点“60年代”女作家们并不认同。在谈到自己和卫慧、棉棉等“美女作家”的异同时，陈染强调：“自己的写

作与她们之间有本质的区别”。棉棉女作家也说：“写作带着医生的使命进入了我的生活，我因此可以期待自己不破碎，我蒙昧的身体因此而渐渐透明”⁷。在她们这些城市“新新人类”看来，小说创作成了生命存在与延展的救命稻草。

现当代文学中，在当今“性、爱”并未完全开放到毫无保留的社会，这样大胆描写的行为也让这位女作家十分有争议感。通读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女作家的自传体作品，不能不想到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海伦娜·西苏的名言：“她急需学会讲话”，“一个没有身体既聋又哑的妇女不可能成为一名好斗士的”。⁸确实，这些文学史上特殊的作品，其内容是纯然由女性眼光观察到的生活，是自我心灵的外化，也是女性作家对妇女自我世界的开拓，其中最大限度地负载着女性生活和心理的信息。

本人真正从这些作品中了解了女性的“身体”——性别意识、愿望、爱与恨……然而还没达到终点，相反，中国当代女性写作正在身体欲望中遇到着新的困境。寻求新的出路，构建真正的女性文化天空，女性作家们忍无可忍。

参考书目

- 1-孟悦、戴锦华，1989年版《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
- 2-张京媛，1992年版《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
- 3-陈晓明，1993年版《无边的挑战》，时代文艺出版社。
- 4-康正果 1994年版《女权主义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5-E. M. 温德尔，1995年版《女性主义神学景观》，刁承俊译，三联书店。
- 6-刘慧英，1995年版《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三联书店。
- 7-林丹娅，1995年版《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厦门大学出版社。

- 8—鲍晓兰主编 1995 年版《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三联书店。
- 9—王绊，1995 年版《睁着眼睛的梦》，作家出版社。
- 10—西蒙娜·德·波伏娃，1998 年版《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
- 11—黄梅编选，2002《吴尔夫精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
- 12—巴赫金，1998 年版《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
- 13—霍布斯鲍姆，1998 年版《极端的年代》，郑明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 14—王绊，1998 年版《女性与阅读期待》，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 15—王政、杜琴芳主编，1998 年版《社会性别研究选择》，三联书店。
- 16—周裕新主编，1998 年版《现代女性心理》，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 17—潘绥铭，1998 年版，《神秘的圣火》，河南人民出版社。
- 18—李洁非，1999 年版《城市像框》，山西教育出版社。
- 19—巧、徐坤，1999 年版《双调夜行船》，山西教育出版社。
- 20—未知，2015-03-18 张洁《无字》与《简·爱》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学术堂 本文字数。
- 21—1990 年代以来女性自传体小说叙事的深化 - 豆丁网.html
- 22—自传性写作的限度——论张洁《无字》 - 道客巴巴.html
- 23—D:\研究\自传体小说的类型_教育现象学_新浪博客.html
- 24—<http://cajviewer.cnki.net/link/redirect.aspx?r=FilePropertyURL1&doi=CNKI:CDMD:2.2003.073195>

Curriculum Vitae

Name: Dalia: Ramadan Mahmoud Tantawy

Occupation: Lecture- Department of Chinese - Faculty of Al-
Alsun (Languages)- Minia University

Mail: Dalia_tantawy2007@yahoo.com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 BA in Chinese Languages – Department of Chinese
- MA in Chinese, Faculty of Al-Alsun, General Grade: Very Good
- PhD in Chinese Literature, First Degree Honors

Work Experience

- Researcher – Faculty of Al-Alsun, Ain Shams University 2001-2003
- Assistant Lecturer – Faculty of Al- Alsun , Ain Shams University 2005-2011
- Lecturer – Faculty of Al- Alsun, Ain Shams University 2011 – present.
- Part-time Lecturer – Faculty of Al- Alsun, Beni Suef University 2018-2019.

Skills

- Tourist guide 2000-2005.
- Translator – The Eternal Separation (2015), published by Beit Al-Hekma Publishing House.
- Translator – Tal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Myths (2018), published by Beit Al-Hekma Publishing House.
- Reviewer – Translation of The Beautiful Shanghai (2019), published by Safsafa Publishing House.
- Lecturer – Languages and Translation Center, Faculty of Al-Alsun, Ain Shams University.
- Presenter – Translator’s Day at the Faculty of Al-Alsun, Minia University, 2019.

- Presenter – A seminar entitled “Egypt and China – Cultural Perspectives” at the Book Fair in Cairo, 2018.
- Presenter – A symposium entitled “Literary Transl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Arabic” at the Cairo International Book Fair, 2019.
- Reviewer – Translation of Reality and Prospects of Chinese-Arab Cooperation by Dr. Hassanein Fahmy Hussein, published by King Saud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2018.

¹-阿贝尔·加缪：《堕落》（1956），伽利马出版社，1998,p 第 125—126 页。

²-缪塞著，梁君译：《一个世纪儿的忏悔》，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版，p 第 1 页。

³-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齐鲁书社 1997 年版，p 第 359—360 页。

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齐鲁书社 1997 年版，p 第 381 页。

⁵-菲力浦·勒热讷著，杨国政译：《自传契约》，三联书店出版社，2001 年版，p 第 155 页。

⁶-琼瑶：《窗外》，中国文联出版社 1986 年版。

⁷-卫慧，1999 年版《上海宝贝》，春风文艺出版社。

⁸-卫慧，1999 年版《上海宝贝》，春风文艺出版社。